

薑齋文集

蓮 集
齋 十
齋 齋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榮于金陵節署

薑齋文集卷一

船山遺書四十六

衡陽王夫之撰

論三首

知性論

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猶將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爾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問其性且問其知知實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實皆不知也言性者於此而必窮目擊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爲之名如是者於體非茫然也而不給於用無以名之斯無以用之也習聞而識之謂有名之必有實而究不能得其實如是

者執名以起用而茫然於其體雖有用固異體之用非其
用也夫二者則有辨矣知實而不知名弗求名焉則用將
終絀問以審之學以證之思以反求之則實在而終得乎
名體定而終伸其用此夫婦之知能所以可成乎忠孝也
知名而不知實以爲既知之矣則終始於名而恟怳以測
其影斯問而益疑學而益僻思而益甚其狂惑以其名加
諸迥異之體枝辭日興愈離其本此異同之辨說所以成
乎淫邪也夫言性者則皆有名之可執有用之可見而終
不知何者之爲性蓋不知何如之爲知而以知名當之名
則奚不可施哉謂山雞爲鳳山雞不能辭鳳不能競也謂

死鼠爲璞死鼠不知卻玉不能爭也故浮屠老子莊周列
禦寇告不害荀卿楊雄荀悅韓愈王守仁各取一物以爲
性而自詫曰知彼亦有所挾者存也苟懸其名惟人之置
之矣名之所加亦必有實矣山雞非鳳而非無山雞死鼠
非璞而非無死鼠以作用爲性夫人之因應非無作用也
以杳冥之精爲性人之於杳冥非無精也以未始有有無
爲性無有無無之始非無化機也以惡爲性人固非無惡
惡固非無自生也以善惡混爲性歛然而動非無混者也
以三品爲性要其終而言之三品者非無所自成也以無
善無惡爲性人之昭昭靈靈者非無此不屬善不屬惡者

也情有之才有之氣有之質有之心有之孰得謂其皆誣然而皆非性也故其不知性也非見有性而不知何以名之也惟與性形影絕夢想不至但聞其名隨取一物而當之也於是浮屠之遁詞曰有三性苟隨取一物以當性之名豈徒三哉世萬其人人萬其心皆可指射以當性之名不同之極致算數之所窮而皆性矣故可直折之曰其所云性者非性其所自謂知者非知猶之乎謂雲爲天聞筍菹而煮簞以食也

老莊申韓論

建之爲道術推之爲治法內以求心勿損其心出以安天

下勿賊天下古之聖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於此而不能因流於詖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聖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與聖人之道背馳則峻拒之者儒者之責勿容辭也拒其說必力絕其所爲絕其所爲必厚戒於其心而後許之爲君子儒言治道者吾惑焉於老莊則遠之惟恐不夙於申韓則暗襲其所爲而陰挾其心吾是以惑而甚惑其惑之甚也夫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於聖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亂之也然而心猶人之心天下則已異乎食荼臥棘之天下矣下此則何晏

王戎以弛天下而使亂然其所爲求之聖人之道而不得
求之老莊而亦不得虛與誕聖人之所弗尙躁與貪亦老
莊之所弗尙則遠之必夙者正也老莊之所弗尙則不得
舉何晏王戎之罪罪老莊也夫申韓而豈但此哉韓愈氏
曰仁義之言藹如也聖人之欲正天下也亟其論治也詳
今讀其書繹其言蔑不藹如也其言藹如也其政油如也
患天下之相賊而不以賊懲賊懲天下之賊規乎其大凡
而止雖有刀鋸而不損其不忍人之心畧其毫毛揜其幽
隱以使容於覆載之間而民氣以靜是故匹夫之蹶然以
惡怒非可逆也匹夫之蹶然以愉快非不可獲譽也然而

聖人不忍徇之以致善治之名有人於此匹夫蹶然而怒
其可殺邪從而殺之匹夫蹶然而喜喜怒如匹夫之心則
明斷之譽蹶然而興而氣荳然而權赫然靜反諸心而心
固怵然起視天下而天下紘然爲君子儒者以此爲愉快
則抑不得爲聖人之徒矣聞之曰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
於其身未聞惡不仁者不使不仁者之畱遺種於天下也
悲夫自宋以來爲君子儒者言則聖人而行則申韓也抑
以聖人之言文申韓而爲言也曹操之雄也申韓術行而
毆天下以思媚於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几席諸葛孔明之
貞也扶劉氏之裔以申大義申韓術行而不能再世申韓

之效亦昭然矣宋之儒者胡潛莫懲而潛用之以徇匹夫
一往之情吾聞以閨房醉飽之過掠治婦人以徵士大夫
之罪矣吾聞其聞有赦而急取罪人屠割之矣非申韓孰
與任此而爲君子儒者以爲愉快復何望夫袴褶之夫刀
筆之吏乎是其爲術也三代以上無尙之者也仲尼之徒
無道之者也三苗之所以分北也鄧析之所以服刑也自
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卽趨於其塗申韓以矯老莊
而拒老莊者揖進之夫老莊則固盡然傷心於此矣老莊
非也其盡然傷心於此者未嘗非也仲尼不以徇魯衛而
老於下位文王不以徇商紂而囚於羑里我知其盡然傷

心者倍甚於老莊則已知老莊之賤名法以蘄安天下未能合聖人之道而固不敢背以馳也愈於申韓遠矣畫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戍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何患乎無名而要豈有不忍人之心者所幸有其名以彈壓羣論乎易動而難戢者氣也往而不易反者惡怒之情也羣起而熒人以逞者匹夫蹶然之恩怨也是以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聖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

有餘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於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後世之天下死於申韓者積焉爲君子儒者潛移其心於彼者實致之也

君相可以造命論

聖人贊天地之化則可以造萬物之命而不能自造其命能自造其命則堯舜能得之於子堯舜能得之於子則仲尼能得之於君然而不能也故無有能自造其命者也造萬物之命者非必如萬物之意欲也天之造之聖人爲君相而造之皆規乎其大凡而止雨以潤之而有所涇日以

眩之而有所槁謳歌者七怨咨者三毅然造之而無所疑
聖人以此可繼天而爲萬物之司命安之危之存之亡之
燕越不同地老稚不同時剛柔不同性規乎其大凡而危
者以安亡者以存若夫物有因以危亡者固不恤也乃若
欲自造其命則必其安而百不一危也存而百不一亡也
榮而百不一辱也利而百不一鈍也各自有其意欲以期
乎命之大順則惡乎其可也故黃帝則有蚩尤舜禹則有
三苗夏則有有扈周則有商奄仲尼則有匡有宋有陳蔡
弗能造也然則唐之有郭子儀卽有安史有李晟卽有朱
泚姚令言源休有陸贄卽有盧杞裴延齡弗能造忠賢而

使有弗能造姦慝而使無弗能造也受之而已受之以道則雖危而安雖亡而存而君相之道得矣李泌曰君相可以造命一偏之說足以警庸愚要非知命之言也至大而至無區畛至簡而無委曲至常而無推移者命也而人惡乎與之天之命草木而爲堇毒自有必不可無堇毒者存而吾惡乎知天之命蟲魚而爲蛇鱷自有必不可無蛇鱷者存而吾惡乎知之弗能知之則亦惡乎與之天之所有非物之所欲物之所有非己之所欲久矣唯聖人爲能達無窮之化天之通之非以通己也天之塞之非以塞己也通有塞塞有通命圓而不滯以聽人之自盡皆順受也明

君以盡其仁無往而不得仁哲相以盡其忠無往而不得忠天無窮聖人不自窮則與天而無窮天不測聖人無所測則物莫能測外不待無彊敵內不待無盜賊廷不待無頑讒野不待無姦宄歲不待無水旱國不待無貧寡身不待無疾疾不造有而使無不造無而使有無者自無而吾自有有者自有而吾自無於物無所覬於天無所求無所覬者無所撓無所求者無所逆是以危而安亡而存危不造安故不危亡不造存故不亡皆順受也奚造哉造者以遂己之意欲也安而不危存而不亡皆意欲之私也而猜忌紛更之事起矣臣以意欲造君命者干君之亂臣子以

意欲造父命者脅父之逆子至於天而徒懷干脅之情猶以羽扣鐘以指移山求其濟也必不可得已天命之爲君天命之爲相俾造民物之命己之命己之意欲奚其得與哉